





寶善編選刻下卷目錄

太師吏部尚書王端毅公傳

禮部尚書章文懿公傳

南京刑部尚書顧東橋傳

太僕少卿王南原先生傳

延平太守金東園先生傳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傳

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張莊懿公傳





太保兵部尚書劉忠宣公傳

南安太守張東海先生傳

南京禮部尚書顧文僖公傳

長沙太守季彭山先生傳

福建運使張東洛先生傳

吏部考功郎中西原薛先生傳

光祿少卿前左贊善羅文恭傳

布衣沈石田先生傳

太白太古二布衣傳

寶善編選刻目錄完



寶善編選刻卷下

吳郡馮時可元成甫著

太師吏部尚書王端毅公傳

公諱恕字宗貫陝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  
改庶吉士惡其儕襲左史句字為奇曰是  
奇人籬食人殘耳惡能六通四闢經緯天  
下每作必本經術務平易教習者嘗抑之  
授大理評事升寺副條刑罰不中六事命

寶善編選  
卷下



著爲令景泰五年出知揚州歲饑發廩不待報別市藥施病人多所全活立資政書院羣少年諸生聘宿儒師之以間按行講說課試士彬彬興起天順四年超拜江西右布政使流賊吳廣華犯贛州奉檄討平之轉左河南成化元年升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五郡南陽豪爭礦殺人出兵擒其魁餘黨解散蝗生乞避位因勸上去奢

從儉俄內艱襄陽盜起

詔起復會總兵

朱永擊走之獲劉石二酋朱永欲搜山盡其黨邀功賞公不可下令擅殺一人卽抵死衆肅然無敢犯撫流民復業給牛種咸醵錢立公廟家繪一像四年改撫河南以前功轉左四境災條列荒政甚詳上爲蠲賦有差撫臣例入朝議事因言時政

六事上采納焉明年升刑部右侍郎外



艱歸七年以刑部視漕河濬隄邗溝疏禁  
馬快船私貨汰巡河冗官 上皆納之十  
二年改左副都御史撫雲南中貴錢能在  
滇橫甚公單車携二童子衣書各一橐往  
任能使麾下弁以玉帶龍袍結安南王黎  
灝王報以異寶生金等物往返數四因互  
爲市公廉得之遣騎執弁于道弁迫投弁  
死執其從者下之獄飛章劾能私通外夷

罪當辟并械其從沒其寶石致京師能復  
使使以黃鸚鵡進公極言 明主不貴異  
物今萬里勞人進一羽族非所以示天下  
因盡發能黷肆狀且言昔交趾以內侍鎮  
守致一方陷沒騰衝亦以內侍啟釁致麓  
賊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 上遂安置  
能留京時有駕帖下郎中鍾蕃所公言故  
事駕帖下諸司司禮用印刑科掛號皇城



御史用關防今皆無之何以爲信十三年  
進右都御史明年召理南臺兼叅贊機務  
請出內庫物貨易銀造官艦尋進南兵部  
尚書己亥改兵部尚書兼中丞撫江南下  
車首延耆碩談利病刺有司負虛名而實  
墨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公以近年宦寺貢  
獻太多所在擾害力請召還織造內官明  
勅中外無獻珍玩竒貨以固結人心爲宗

社計已又請禁兩京收糧苛政罷光祿寺  
厨役所食白粲易以脫粟辛丑夏旱秋大  
水奏免蘇松各府秋糧八十萬又減官田  
耗米十五萬賑貸貧乏二百萬餘口中官  
杜福奉 旨取截江網及古佛迹公力諫  
止已中官王敬復乘傳來南搜索竒玩同  
惡錦衣千戶王臣等尤暴橫所至驚懼公  
上言其狀 詔下切責敬未幾太監段英



來造藥梅冰梅公又極言不可併及王敬  
先是敬誣奏常州知府孫仁復恣誣公東  
廠尚銘素惡敬頗爲公地 憲廟密遣人  
禎敬盡得其姦狀乃收捕下獄戊孝陵衛  
斬王臣東市梟其首江南公因申救仁得  
復任上林錄事邵義以傳奉遷蘇州府判  
公具疏論之有 旨革義爲民併降黜李  
孜省等十二人二十年還南大司馬加太

子少保時錢能復夤緣得同守備與公朝  
夕甚嚴公曰王公天人向者實自不法今  
媿見公而公亦坦懷待之卒無害秦晉饑  
上便宜十事會刑部員外林俊論妖僧建  
永昌寺下獄經歷張黻救俊亦下獄公上  
言二人盡忠得罪恐天下以言爲諱設有  
奸邪誤國誰復啟齒公在留都先後五十  
餘疏天下稱其直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



何不言既而曰公疏且至已果至最後言  
政令失信尤中上諱會侍郎馬顯乞致仕  
內批附公名落太子少保與顯並致仕主  
事王純稱公忠亮請還職下純獄謫思南  
推官當是時天下無事內則官戚外則閣  
部各引私朋置清顯及汪直等恃寵進退  
大臣自恣大臣多靡靡惟公著節不撓孝  
宗卽位卽家起吏部尚書入見加太子太  
保公薦楊守陳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  
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要路黃仲昭  
賀欽以忠諫久廢周瑛祁順以迂直被抑  
並皆薦用裁抑僥倖褒獎恬退無敢以私  
干者言官謂公年及髦請用之內閣論道  
無令疲于政 上曰首揆自可獻納何必  
內閣已公侍經筵值酷暑見 上流汗疏  
請暫輟講御史湯鼐進士董傑都給事中



韓重各論經筵不宜以暑輟公言阿世非  
所宜公避位求退 上優詔留之 上於  
東宮內臣多所登進又加服色庄田公爭  
之 上異辭以報博野在內閣每異公南  
科道劾博野薦公入閣博野銜之會南守  
備蔣琮與南給事周絃御史張昺相訐奏  
絃昺外補琮自如公言官府一體黜罰臧  
否豈宜異同絃昺乃得改京別任大學士

劉吉憾湯鼐指摘將中之時魏璋爲御史  
有名吉使其客徐鵬惠璋曰能去鼐卽薦  
爲都御史初鼐累劾大臣直聲震天下壽  
州守劉槩貽之書云嘗夢一老人牽牛將  
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涉水者濱於  
危也引之而上賴公復安矣因餽白金爲  
壽鼐得書甚悅客至輒出以示璋緣此中  
鼐 詔捕鼐與槩皆下獄法官擬妖言惑



衆罪辟莫敢救公力辨其不然得戍甘肅  
吉深德魏璋大理丞缺力薦之至再三公  
固執不可璋竟外補內批通政司經歷高  
祿進本司叅議公言祿出科目自能遠到  
越次推升非所以愛祿卒中寢又有徐生  
傳升院判公執奏 旨下吏禮二部會御  
藥房太監選用公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  
會內官例成憲不可更末流不可救 上

曰徐生善藥何難一院判公遂乞休屢疏  
上 上曰朕心知卿持正勿辭徽王乞升  
禹州爲府晉王乞爲世子設典膳皆論止  
之御醫王玉自陳劾勞東宮詔增二秩公  
固執乃已內官脩河橋工竣請官工師四  
人皆不與御史李興行部秦中多杖斃人  
問當大辟公言興有風裁減從戍兩廣都  
御史秦紘劾安遠侯柳景不法坐致仕去



公言紘才節不當罷留爲南戶部尚書公嘗謂天下事設未得當十易無害若謂已行無及古之納諫如流者豈盡未行乎三載考績授光祿大夫柱國 上念公老勅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有微疾輒遣中使存問御醫視脉筐篚相繼歲時金綺珍鮮與內閣等賜丘濬初與公同官以禮部班公下及入閣公猶倨其上濬不樂會大計

天下應覲官中旨被留九十餘員公固爭值言官拾遺疏上公復開具諸評語及謫單以聞 上謂不實令再訪詳公復執凡三疏遂堅引退 上特慰留居仁何院判劉文泰奏公矯詐強悍選補不循故事及里居托人作傳鏤行四方自比伊周彰先帝過無人臣禮有旨令公回奏公意丘濬主使奏乞午門面究 詔下文泰錦衣



獄招引嘗謁丘濬語及傳事濬謂此老沽  
直謗君 上若聞罪不小文泰出語故都  
御史吳貞貞患之疏且潤其草獄上詔左  
文泰秩責公噉名命焚傳板而罷濬貞不  
究公自此屈矣復三引疾始許賜馳驛月  
給廩二石及歲夫又二年濬卒文泰徃弔  
其夫人叱之出曰爲爾使我相公齟王公  
負不義名胡弔爲公家居見子姪易左右  
隣居爲業呼讓之曰我家世與隣何忍俾  
之遠去各召還居焚其券不責價年八十  
餘葺廬隴次日事著撰多發先賢所未發  
編諫苑一百二十卷作石渠意見務剗俗  
學凡六卷又構玩易軒討究易理薦紳過  
三原里必屏呵上謁公以雞黍三四味延  
坐質疑發難應不少倦正德改元公九十  
矣詔遣存問益月廩歲夫乃復疏言數事



又三年卒公食兼數人至其日小減閉戶  
獨坐忽有聲如雷人視之瞑矣訃聞上  
輟朝予祭葬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  
有五子十三孫俱顯少子承裕南京戶部  
尚書自適上有父風

外史氏曰王公以直著人方魏玄成然于  
憲廟時真稱批鱗於孝廟直順風呼耳  
魚水方契駭波潛發故知始終遇合其難

哉以公嶽嶽侃侃死生進退無介於意而  
猶丐一傳自表名根之難去如此孔子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豈其爲是然公據  
尊踐巖萬里几席龍潤九野鶴鳴九臯孰  
不瞻聽而欲效幽貞隱士期附青雲加丹  
膺以施後世豈其未見夫焚書削草鐘山  
之瑕明月之類胡能掩也彼甘爲壬人以  
齟君子又何責



寶善齋文集卷下  
聞之徐文貞曰三四雖公但惡惡太嚴  
亦有爲人所欺者方大計時內旨所留  
皆上使人密偵得之大都強項吏不  
宜時者非有奧援徇徑三原堅執致失  
上心至立傳一專遂令魚水之契不終  
然其始終一節侃侃不變塞真孔子所  
謂大臣也

禮部尚書章文懿公傳

公名懋字德懋蘭谿人幼讀書過目成誦  
不忘成化丙戌舉南宮第一人讀書中秘  
踰年授編修與羅倫友善上元節內廷設  
鰲山命詞臣賦詩公謂天子富於春秋  
當向學勤政豈宜游晏惟耳目是娛偕同  
官黃仲昭檢討莊景疏論之忤旨杖闕  
下謫令臨武時倫亦論李賢起復稱翰林  
四諫方出都給事中毛泓論救改南京評



事議讞有聲升福建按察司僉事盡心職事通商懋易聽民採鑛覈海田虛稅以至擒太寧寇平沙尤賊善政卓然行部觸瘴成疾考績赴部遂求謝事太宰尹旻惜之公攬白髮示尹尹知意決乃得請時年四十一既歸閉戶掃迹日惟娛親玩書與諸弟子執經問難若將終身越二十年弘治改元尚書張悅侍郎黃孔昭御史姜洪等

疏薦辛酉起南祭酒時在疚力辭詔司攝事虛位以待終制再辭不允癸亥赴任其爲教尚德化隆廉耻謹矩度與諸生荅問人人自喜得師尤樾母病不得省放之歸或謂例不可公曰吾寧受罪不忍絕人母子情也正德紀元陳治道要務五事乞休三疏始得請五年升太常卿六年升禮部侍郎皆不起嘉靖初升南京禮部尚書



致仕是年冬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  
文懿公疾漸時衢守林有年來問卽臥榻  
與論古今天下事甚悉與從子贊論春秋  
列國推士會父子爲庶幾蓋其神明至死  
不亂是日鄉人見所居前山有白氣衝天  
久之乃散公祖居渡瀆去城十五里過客  
與上官至蘭谿必造其居至必留酌具魚  
肉三四味力常不及族人輪爲營辦皆甚  
厭苦後得廢寺徙家焉僅小樓二間卑隘  
甚公日宴坐其中或作文構思必繞室行  
紗幘數爲所觸竟老於樓居官僅延評僉  
事祭酒共九年餘皆不赴田僅二十畝食  
指十口歲供不及其半客有饋贈見公清  
嚴懷不敢出釜炊無米嘗雜以麥屑面多  
于思飯後必拂鬚而出麥屑嘗沾滯其上  
宅後有天福山邑卒攝囚經公門囚逸入



公家從山逕去卒意公家人匿囚譁甚公  
令卒自索卒直入臥房覓床下不得亦從  
山徑去公與夫人畧不動色方鄉居時諸  
子躬操器治農田間上官過訪諸子輟耕  
跽迎以爲常每歲燕其門生者再皆清明  
冬至取祀先所徹兩人共席客續至則夫  
人自來益之諸門生母事夫人不爲避見  
其簪蒿裙布粧如田婦有姪名拯釋褐給  
事官至大司空亦有清操致仕歸餘俸數  
百金公知之不樂曰汝非以官歸以賈歸  
也拯大慙王公守仁平賊回過蘭谿謁公  
減前隊及輿從公出延坐語良久有跽于  
廷乃公門生曾爲別駕以贓去欲入報功  
疏贖罪公力爲言王公曰無柰疏已發其  
人司之實未發也再強公公曰子欲我爲  
馮婦耶婉詞謝之不能已發一牘王公手



而笑曰是章先生朴實處然彌見其厚生平襟懷坦蕩不見涯涘望之龐朴卽之和平居常無甚異同臨大事決大疑據今援古確乎不易百凡嗜好一不入其心嘗謂學者心大能通百物心小能却衆惡必有窮理工夫心方大必有涵養工夫心方小又自謂於專一上用工覺習中無放僻邪侈於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分明不敢放過豐城楊廉有曰公歛華就實旣博復約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同時諸老莫或先也公子皆天孫誥又不慧八十外生子接特恩送入國子仍詔有司廩食

論曰章公篤信朱子其於異說如以正軍遇偏師總于山立屹不爲奪其論難五經誠李司徒所謂寸挺撞鐘迎手而應士皆



寶善齋續遺文 卷下  
驚服又何必炫竒立異爲也諫元宵燈火  
楊仲修以爲非是不及孟子告君然孟子  
廣欲公過欲其存天理寧有異平日孜孜  
任重道遠黃髮不懈異于一事標竒終身  
自負者乎闇齋自命稱矣

雲間陸文裕公南雍時門生也嘗言公  
不事邊幅喜講說其言不甚高竒其應  
皆如影響正德壬申使淮府道蘭谿謁

公白露山下公留飯一一詢朝事因

曰萬一今上不諱無嗣孝廟絕其

繼承云何文裕不敢對公曰當論昭穆  
然昭穆當視廟制文裕唯唯既入朝

洛陽劉少師健問曰知曾見章德懋其  
人可爲何官再三問文裕對曰恭而安  
宜爲日講官輔養聖德少師搖手曰  
不得不得德懋太多言且居山林久未



閑禮數萬一山野使 人主不肯親近  
儒臣自此始文裕出語崔子鐘崔曰公  
不喜德懋耳何遽不習禮數其後與文  
貞公語及此文貞曰此洛陽老成練事  
深識非後進所易窺當時李文達薦吳  
聘君云可爲輔弼及召見儀度倉皇應  
對不了了內廷傳笑自此遂塞薦辟之  
途漢樊英安車迎至 朝廷設席如待

神明亦以無嘉謀竒策一時遂謂處士  
純盜虛聲故薦人自有方不當過譽使  
人不能副如德懋名德爲 國家著蔡  
然所語 武宗不諱無嗣豈山林所宜  
言是時 武宗甚少富于春秋安得于  
十年前預逆其絕亦非臣子所忍劉洛  
陽所謂太多言確有見哉因作公傳漫  
書于後



南京刑部尚書顧東橋傳

公諱璘字華王世吳縣人 國初以匠作  
徵隸工部因占數爲上元人弘治乙卯舉  
鄉薦丙辰舉進士授廣平令時甫弱冠開  
爽敏利摘伏若神擢南京吏部主事進郎  
中正德己酉出知開封府盜起燕薊流劫  
中原所在驛騷兵部尚書彭澤奉詔領兵  
兩河間引公自輔簡閱轉餉畢殫方畧賊  
平澤還朝薦公功第一鎮守中官廖堂席  
逆瑾勢圍奪自恣公每推抑折其萌芽瑾  
誅廖罷去而錢寧用事諸閹方熾王宏者  
尤慄悍繼廖出鎮氣焰讐人公不爲禮相  
見長揖而已有所徵需一不應宏不堪劾  
公怠慢 勅書無人臣禮寧助之矯詔逮  
赴錦衣獄獄吏問狀公抗言爭對一無所  
撓寧乃密遣邏卒偵郡中事無得僅以細



故文致成獄鑄三階徒全州甫三年擢知  
台州故事修築城垣率屬武弁多乾沒築  
輒壞公悉鈎考沒入爲城費檄義士經理  
而程督之故他城歲一隳而台所隸諸城  
特完經數歲皆如故郡南瀕江卑下多水  
患有中津橋且壞公復修之因築石堤樓  
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而夏潦水  
倅至居民依樓以避所活千計辛巳擢浙

江叅政未幾晉山西按察使尋以病免戊  
子太宰方獻夫薦起江西按察使未上遷  
浙江左轄庚寅擢右副都御史撫山西乞  
終養忤旨適御史按浙躡尋舊事橫被  
口語吏部明其無他特以太驟落都御史  
准左布政致仕居間無事多縱游山水間  
於居室後築息園曰息之義止也生也形  
貴止神貴生動而不止形乃日敗靜而不



撓神乃日生內有載酒亭以待問字者東  
有小軒曰促膝諸故人至解帶密坐茗椀  
鑪香談農圃醫藥事恒移日晷久之文譽  
藉甚四方士輻輳戶屢常滿不三日卽張  
筵令教坊樂工以箏簫佐觴高論雄辯音  
吐如鐘四筵驚聽莫不豁然若披霧開雲  
每發一談樂聲中闕談竟樂輒復作人以  
爲風流豪也丁酉再起以副都御史撫湖  
廣湖湘遐曠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  
坐理而已公不躡故迹每斥輶車巡省不  
以藩臬守臣自隨所部名山必爲登眺賦  
詩薄供簡從官不費而民不勞疏請添差  
御史分蒞湖南北藩府戚屬俱許推選內  
徒凡數十事皆切治理行部所至首試諸  
生時張公居正方年十四公擢之冠錫以  
金帶曰若他日圍玉不止此第以我所服



相贈見我心耳又曰他日作相無富貴心  
無富貴氣則賢相矣仍以白金數錠周其  
父曰善視此子已亥升刑部右侍郎尋改  
吏部會顯陵肇工改工部進尚書公治方  
中長於料簡程省弗懈調發有制費不煩  
而宏偉堅固民不爲病 上亦知公留楚  
脩承天大誌將以宗伯處之會公聘廢宦  
王廷陳顏木王格分任三君皆濶視誕節  
不能澤於理道書成 上弗善責其體例

不合事實差訛會公復疏薦廷陳爲給事  
叅駁公稍屈已還京大學士嵩素慕公設  
酒邀款陳席中堂自居北面左偏公竟坐  
不請主人相對已行酒公持盃曰太寒主  
人更進酒公又曰太熱主人執禮愈恭而  
公指顧揮霍自如居旬日嵩復延公先於  
曲室小坐中懸一畫乃吳小仙所圖唐人



月明千里公曰此贗筆也真蹟藏我鄉倪某侍賓問可覓否公曰倪甚峻嶒寧以珍玩媚貴人出登席優劇滿廷盛粧以待公命從人勞金一錠卽令麾之去曰此輩喧聒可厭嵩父子大沮喪已談次復稱故給事陸燦詩文陸曾劾嵩及薦公者嵩不懌曰公屢齒陸得非爲羽翼故耶公曰陸君志在國家其所舉刺無私好偏惡但爾

時淆衆議未能深知門下耳嵩又言姑蘇文徵仲往自言未嘗一出河上及余過蘇特往造亦竟不報謁此待他人則可待不肖則恐未安公曰此所爲文徵仲若他人不謁而獨謁門下惡成其爲徵仲嵩默然未幾改南京刑部尚書公素拓落喜延接及臨桑梓執三尺無所假雖親昵亦簡往來入仕五十年留都薦紳多非曹耦公自



處前輩論議奮迅顏色不下衆甚不得會  
嵩修舊恨令其鄉人給事萬虞愷劾公遂  
致仕公事親最孝父愚逸公病疽沈濯扶  
掖曾不委人夜宿依父趾未嘗離去以親  
故一再解官他所爲德親黨甚衆高視緩  
步遇時貴人傲然不屑意及遇素交後進  
曲躬罄折無不得其歡心方左轄浙中過  
姑蘇修贄造楊儀部循吉次日楊出報謁  
偶郡大夫邀公楊坐談移晷不去吏卒促  
公十餘巡楊若不聞已公蒼頭從傍言天  
殆黑諸大夫方立候楊怒不揖而出竟登  
輿公趨至輿前曰胡相棄如此楊竟不荅  
次日侵晨使其子返幣公謝曰昨隸也倉  
皇非我故尊公何以督過若斯揖其子進  
茗亦不顧而去公再造楊則以一石支門  
敲數百不爲應矣公復書與郡守言其高



致乞爲噓濡其忠厚如此爲歌詩跋跋江  
左與劉尚書元瑞朱大叅升之齊名稱三  
俊昔人謂其縣麗才情紆徐規矩又若春  
原盡花苞靡不少年七十而卒是日端坐  
于堂語侍者曰午見東南紫雲起亟報我  
至午侍者果見卽趨入公瞑矣公初官工  
侍旣得廕其後江陵入內閣念公疇昔復  
請一廕公弟璉字英玉正德甲戌進士居

官清嚴以憲副致仕歸家日落居臨街小  
樓扁曰寒松齋教授童子自給霍公韜爲  
南大宗伯憐其貧以廢寺田百畝資之拒  
不納有時絕糧公周以担粟亦堅不受公  
日燕客絕足不往候公無客過相雅談飲  
茗終日一出盤餐變色而去時稱雙壁公  
著撰有四集雜著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  
顧氏七記



外史氏曰先生以文名什九以政名什五  
六以品名僅十二三何知希哉然其抗逆  
豎觸權相謾謾巖巖庶幾古人至其敦倫  
睦族罄折鄉黨又何恂恂藹藹也晚節持  
異卒困飄風豈爲國者堅爲身者瑕與仲  
君英英譬之鶴羽鷺容不羨龍章鳳德矣  
太僕少卿王南原先生傳

公名韋字欽珮上世自睢徙江浦再徙金  
陵父徽彊直有節操成化間爲給事劾權  
貴謫判普安謝歸弘治初太宰王三原起  
爲陝西叅議見御史不易服與御史爭馳  
道相逆遂致仕歸公夙聞家訓風稜屹如  
詩文婉變蕭遠名重士林舉進士改庶吉  
士試冠其曹閣臣擬留公請南便定省或  
曰非例公曰等職耳何妨授南京吏部考  
功主事當考察力持公論無所徇借弟由



國學撥歷事欲言文選求閒曹公正色曰  
安有身秉銓衡爲兄弟擇利便乎丁艱服  
滿除南京車駕主事厚恤快船擢長不爲  
中貴誅索升儀制郎中嚴察國子生惰遊  
國子生若負繩而趨無敢忒冒已托貴要  
關說幾少寬公曰政尚法不尚情苟以情  
通法且波矣卒不動擢河南副使督學政  
甚有聲以母吳老不能迎養遂乞休銓司

賢之爲加太僕少卿致仕公純孝奉叅議  
曲備物母性怯聞大聲輒悸公日侍左右  
屏囂雜不令耳適母喪慟絕水漿不御數  
日遂毀損至槁以沒隣黨哀之沒不能斂  
金東園先生賻之百金乃舉窀穸子逢元  
工書畫有時名公嘗曰生兒貴佳不必仕  
宦故逢元始終不應科目父子相爲清約  
毀垣壞屋蓬蒿滿門不以介意公與陳沂



寶善齋續遺文卷下  
三十一  
顧璘及劉清惠最善公沒既葬國南之野  
有一老縞巾挾一僮持雞黍哭酹已乃解  
所佩滇南寶刀埋之墓前泣曰南原子爾  
無他嗜嘗顧斯沾沾吾何愛爲因趨而出  
不告主人既追之始知爲劉尚書也

外史氏曰六代稱人者曰舉體無俗掇皮  
皆真真者本來也淆俗則不真矣故能任  
真必能任法必能忠能孝先生勤職官曹

不以竿牘奪勤職子舍不以纓紼易遂能  
雞骨倚廬卒以身殉真矣哉其副在鬱如  
我不能窺然知其必髓學非膚學也

延平太守金東園先生傳

公名賢字士希江寧人自幼魁岸閱達有  
巨人度傳授蔡氏易說盡其精微既登進  
士復研窮春秋發三傳諸家所未發名曰  
紀愚初授仁和令佐守楊孟瑛疏復西湖



數百餘頃民賴其惠召入兵科給事中勘  
淮安獄正其太守罪奏黜諸都御史治軍  
無狀濫殺者艱歸再起右給事中錢寧亂  
政啣公求補外避之出知大名府清淹禁  
懲橫令諸善政種種郡藏贏金三千兩不  
得其籍吏請公私之公不可白御史籍之  
官當計有螫公者改知延平往任七日卽  
乞骸歸日與朋舊徜徉山澤公卿非先施  
不往謁讓舊業諸弟仍出歸橐治其家室  
婚嫁王太僕沒嘗貸百金卽焚其券仍厚  
賻之年七十餘卒有子孝廉大車庠生大  
輿俱有文行善詩

外史氏曰先哲有言六經道之綱也大規  
則天大矩則地用此經緯萬彙夫寧不理  
末學私智暴園利方甚或朝充賦暮斥書  
以俗心行俗政寧不蝕于悞表先生少而



諷壯而稽老而憲身心與之俱化是故治  
民惠司言直居里仁寧非顯然經術士耶  
誰謂紙上糟粕不通天下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傳

公名悅字時敏號定菴華亭人少凝靜篤  
學力行甚有譽望天順四年舉進士授刑  
部主事遷員外郎朝士有屬其所親者曰  
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其嘗有言

耳訖事而問之曰其人無大罪旣據法施  
之矣敢僞言市恩聞者歎服遷江西僉事  
改視學浙江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  
且自疑人誰信我請托覬覦屹不爲動所  
獎拔皆掄魁甲爲聞人公少時嘗遊嘉禾  
有生甚傲與公論文不合遽起曰汝松人  
惡知文而斷斷及公視學生猶在庠公手  
其卷曰吾意子殊異今平平爾何傲倪若



是生叩頭乞罪公曰吾偶憶前事豈有校也置之次等仍以卷示諸生曰當否皆歡服升四川副使歷湖廣按察使入覲不操一幣中官尚銘督東廠衆羣趨其門公獨不往銘銜之刺無所得未幾銘敗檢其籍獨公無賄人益重焉升右僉都御史歷工禮吏三部侍郎在吏部爲三原所信有銓擢必質公公以正對不及私嘗兩攝選衆

議翕然稱允六年大旱陳六事又上脩德圖治二疏三原旣歸 孝廟注意公欲用之中貴使人語公我知張侍郎清官不敢望包苴但持一刺顧我當于 上前懇懇耳公不荅徐丘二閣臣亦不喜公于 上前請用翰林人擢公南吏部尚書尋改兵部公任留都鎮定簡靜上下安之守備陳祖生嘗設席獨延公子弟問更召何客曰



張公者誰能與同平居無疾言厲色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聖賢公無私故事業光明俊偉今人去古聖賢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以私乎素性清約終始不渝四年六疏乞歸加太子少保致仕杜門不出益崇節儉戒子孫無少豐以助薄俗揭屏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殺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重席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弘治壬戌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保謚莊簡外史氏曰孝廟初年如太陽懸天光燭萬宇一時羣工盡杼精白殫厥乃心以媚天子公其卓卓者白晝大廷幽夜密室獨持一節無所緇涅而未嘗露硜角飾斧藻豈微薄所幾耶端揆不拜天下悵然勇退



急流帶絲弁騏以鎮薄俗所謂知微知彰萬夫所望吾無間然矣

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張莊懿公傳公諱瑩字廷器其先揚州人隨宋南渡徙華亭父瑯宣德癸丑乙榜授黃縣訓導升淮府紀善事親孝居喪盡禮蔬食六年廬於墓絕迹城府子按察江右拔安福令於冤獄令以三百金壽瑯瑯厚待而力却之

士論推服公長髯偉幹坦夷無飾正統戊辰舉進士拜監察御史時年二十七按山東行部至臨清出謁文廟酒家懸標在門掣落其冠墮地干椒吏失色公恬不爲意取冠冠之至使院州守琅璫其人以進公笑曰若何罪但此是通衢後須高其標可耳卽遣出歷官藩臬皆有聲總憲外臺所理冤抑甚衆拜都御史待藩臬如故友



坐每促膝不爲苛禮潘臬皆德之外艱去  
旦夕饋奠必躬必哭如是三年無小變累  
官刑部尚書疏行新例數十條皆輕刑薄  
比內艱去喪如喪父服闋起南京兵部尚  
書請乞歸加太子少保致仕先後立朝四  
十六年未嘗增置田畝與弟鑾友愛深至  
或有間輒持之呼先人以泣故終身無間  
言其在刑部散衙歸有醉漢奪其前導棍  
隸欲執之公曰醉也何計其人次日醒持  
棍至公前叩頭請罪公曰還我棍幸甚慰  
謝之去其雅量如此癸丑卒贈太子太保  
謚莊懿公與莊簡先後歸莊簡嚴重親識  
一字不假而公坦夷乞牘便發無不沾惠  
其後莊簡子孫單弱公後人繁衍科第蟬  
聯或謂莊簡雖正僅能守已譬喚霄之鷄  
與行雨之龍固迥別也定國高門于公見



之今按察使張仲謙公曾孫與其弟兄子姪皆純朴有萬石家數馬風

外史氏曰莊懿渾噩寬平斥城府闊津畔凡事務存大體不喜訐激然中實斤斤不弛法守艱鉅當前由由應之自中窺察其視與波沿洄外稱醇酎內挾陰陽相徑萬里莊簡同時稱南北張並重若雙壁里語有南日北霜未諦其然要之操冰心則一

哉

莊懿公仲子初聘都城趙氏女仲子卒女聞卽輿至夫家守制奉翁姑甚孝弘治間年五十餘矣太守劉琬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祠顧侍讀清不可曰言婦則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母家此不當旌錢太史福爭之引張良陶潛事至千言未已郡中一哄後顧公修志



斥此事不紀載蓋女子無以身許人未  
嫁而守是以身許人也婚姻主自父母  
或族長女子不知所以厚別而重廉耻  
防故孔子告曾子女未廟見而死不遷  
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  
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顧公所議良  
是然聞趙氏至孝至貞其善亦不可沒  
故特附書于此

太保兵部尚書劉忠宣公傳

公諱大夏字時雍先世東平人宋有都統  
制寶從南徙著籍華容十二傳爲按察副  
使任字仁宅以循良稱任生公髫年爲楊  
文定所識許以國器從父官署父按部歸  
履新靴公跽問大人出時履敝何以得新  
父曰以餘廩易公拜曰幸矣庶幾無損甫  
弱冠舉鄉試第一臺檄致贐公曰里中方



饑不敢費民脂堅却之成進士改庶吉士  
解館當留自請試吏授職方主事進至郎  
中明練朝事奏覆稱當大司馬倚若左右  
手時中貴人汪直與其黨創邊釁公時時  
抑絀之直欲取安南以中旨索永樂調兵  
數甚急公匿弗與尚書余子俊日榜吏促  
之公曰死一吏細事耳交南釁起不萬衆  
糜爛哉尚書悟乃寢朝鮮席中官請改貢  
道公曰往迂而今徑失祖宗意遺他日憂  
弗許雲南猛密曩罕弄侵木邦璫王舉索  
寶石不獲疏請征公持之曩罕弄賂大學  
士萬安俾設安撫司公執不可虜數寇雲  
中赤白囊時至公規調兵食咸中機宜嘗  
創虜太宰才之欲超授少司馬公力請外  
得福建叅政巡海海防久弛公至造哨船  
葺倉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往來干掇



軍政肅然升廣東右轄田州泗城亂制府  
欲討公以檄諭遂止兵繼平後山寇下生  
捕令不妄殺一人嘗過崖山感宋慈元后  
陵泫然曰后與陸張等死國獨遺祀何稱  
遂廟焉轉左浙江提調棘圍忽遭水殄士  
大譁公便宜聽其出留譁乃戢河決張秋  
時弘治六年 上用廷臣薦擢右副都御  
史治河工未就復遣平江伯陳銳內臣李

興山東副使楊茂元疏言公一人足任遣  
二臣徒滋擾耳無益詔謫茂元長沙同知  
公集二省守臣會議方祀神所焚帛灰結  
成人形衆意洶洶公不爲動上議曰河性  
猛悍張秋乃下流未可輒治治上流便于  
是導河南行復築長堤禦橫波且防山東  
大名患俟其循軌而後塞已乃疏孫家渡  
河三十里四府營十里築長堤起河南胙



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境長三百六十里五旬而事竣召還以原官協佐院事十年虜入塞乏軍興公以戶部侍郎出經畫或曰邊利歸京貴子弟徒取釁耳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至邊立法出金易粟凡米十石草百束以上令各自輸務厚其價蓋徃時糴買法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以故貴子弟得操其衡弁利十五自公立此法官庫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亡何三乞致仕得請歸築草堂數楹居之十三年家拜右都御史填兩廣公攜二僮徃精心利弊班軍爲鎮守內臣私役千計公述祖宗養士卒意告之咸還所役又諭降十三村盜一卒不用嘗乘小艇訪陳白沙白沙問其學曰存心之功什九致知之功十一白沙亦稱



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遇事當行未嘗先泄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人皆盡力不相欺負在兩廣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亡何召爲兵部尚書力辭上御幄殿召問何苦辭曰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量力不能耳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歛有常何言民窮財盡曰正

謂不盡有常耳往廣西取鐸木廣西市香藥費且萬計上曰嚮因卿言已停止他可漸革也上益察知公廉能坐金臺有宜必公次則御史大夫戴珊時太監苗逵在延綏數搗虜小獲上嘉之公曰苗所得婦稚且幸虜出不值值則無噍類矣上曰太宗何以三犁曰上神武不後太宗將領士馬恐十不能二三淇國事可鑑柰



何易言之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怒公解曰珪任其怨上任其德可耳臯

陶執法舜未始怒上悟曰珪過執耳人

固老成遂如珪請上問諸衛卒可用否

曰曩言民窮卒殆甚焉何以能銳上曰

居有糧行有餉何窮也對曰江北困京操

江南困轉漕月餉短於官食於帥能無窮

耶莊浪土帥魯麟將甘肅兵爲副求大將

不得恃所部彊徑歸籍以子幼請告上

問公對曰彼以虐失衆無能爲也雖跋扈

罪未形不必計爲疏獎其累世忠順聽其

就閒麟卒怏怏死上念京輔左右肘弱

公請以保定卒萬人還之鎮爲西衛以東

兵納之薊密爲東衛報可護營璫志失兵

曷飛語宮門上曰此禁地斷外人必璫也

上又問公餉何以不足公曰臣無及他且



及廣廣會城三臺三司供億不敵一瑄寧  
不乏 上曰鎮守例已久安能遽削擇其  
愿者何如公對此非祖宗法闕勿補乃可  
爾已命司禮選坐營中官以公偕公糾其  
拒命者已言御馬監光祿寺費不經詔公  
率臺省清理裁十餘萬金鎗皆側目公矣  
上嘗語一侍郎才足任公不對 上悟曰  
卿謂其節不足耳公曰然 上又曰劉健

嘗薦劉宇堪大用朕謂此齷齪小人公首  
肯而無言 上日益信公與戴珊金帛殺  
醴賜無虛月至是復賜以玉帶麟服一日  
召對良久曰述職者麀集諸用事大臣皆  
杜門知二卿可不杜也各手金一錠授之  
曰小佐而廉母廷謝修清寧宮下部役軍  
萬餘人公裁其半督者訴上上令內閣擬  
旨詰責公劉健曰惜軍力是本兵職若見



責大夏何安彼必辭官更於何處得此人  
上釋然以災求去不許 上召諭曰事有  
不可每欲商卿以非卿職而止卿後當以  
揭帖啟朕公曰上下以帖相傳何異斜封  
墨勅凡事至但當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又  
問公外議云何曰近釋李夢陽中外謹呼  
聖德如天地 上曰夢陽疏入朕問左右  
云何應曰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

旨卽重責以快中宮意使朕受殺直臣各  
北邊缺大帥 上諭內臣語公用外戚李  
其內臣言大夏得傳帖尚執奏安肯聽奴  
口語 上默然于朝罷手一帖書李名付  
公公曰此非將才別推二人 上竟用李  
巳李至鎮喪師 上深悔公每召入御榻  
前 上左右顧內豎避去公久欲起不能  
上命璫李榮掖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愚



碩幸老先生隱惡揚善公曰 上聰明天  
縱非臣子所能輕毀譽是時劉健謝遷輩  
居內閣馬文升以師臣長吏吏部皆罕召而  
公召獨多不無少望 上欲用公入內閣  
有以偏聽說尼者會公議汰軍職一以軍  
功爲準旣得旨行之而侍衛將軍力士流  
原以才藝選初無軍功該司失察類行報  
罷一時闕然駙馬都尉樊凱言此輩不宜  
裁革公槩拒之凱積不平會 上將升殿  
凱立午門外揮諸衛士爾輩已革卽我亦  
無地位矣衆遂散去 上登座平昔執瓜  
帶刀人皆不在儀衛簡寂恐恐不安屢顧  
左右問故皆云不知倉皇遽罷宣凱入問  
凱奏昨兵部盡裁矣 上大聲曰劉大夏  
敢如此玉色不怡復宣公至走急氣促不  
能了了而裁革事悉罷 聖眷遂衰不復



有入閣端揆望矣亡何 上崩公慟哭不能起武宗立時戴珊已卒公遂與馬文升相繼乞骸骨詔進光祿大夫太保賜乘遽續廩給扶瀕行又賜白金彩幣公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羣閹修郤劉宇又微聞造膝語銜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坐以激變逮至衆咸謂大夏先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而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濬大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罵曰卽不死可無戍耶內閣李東陽頗爲婉解又瑾所使校訶大夏家實貧始永戍甘肅公怡然就道先是公理河事竣餘工費二千金瀕行藩臬舉爲公贐公不受令籍之官帑被逮經汴二司出視公皆泣



淚不能止公如常二司擬取前餘遺瑾公  
曰此寧飫彼意第舉殘骸畀之耳旣繫親  
舊擬醵金行賄公曰如此而死僅拚一身  
如此免死重累一生必不可出京悉絕謝  
諸贈遺止受同年李文正一羊裘至肅無  
資三學生徒輪食之大帥某公所舉者遺  
百金曰患難中非復在位時公曰此豈所  
謂行乎患難叅將其遣使致餽勅其使不  
受無返公曰吾僅挾一僕日食不過數錢  
何藉此爲自理餉得請歸預爲壽藏紀其  
生平履歷歲月刻石遺言子孫他日無乞  
誌銘無援恩澤正德庚午瑾誅赦還又七  
年丙子乃卒壽八十一詔予祭葬贈太保  
謚忠宣公坦夷溫厚清白方正天下仰若  
山嶽赦歸里時時杜戶或戴笠乘驢往來  
山水守令往詣必出相見但不謁謝嘗言



財貨非祖遺與身力必不可有况官貨悖  
入耶又言居官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  
特當戒利亦當遠名于祖塋次作敦本堂  
歲二祭祭畢合燕喪祭嫁娶皆有調歲儉  
民飢鬻玉帶買穀賑之日食一味留客方  
倍吳司空廷舉贊之云憂民如有病對客  
若無官朝鮮使至輒問公起居曰聞中國  
劉司馬風節李閣老風致皆天人云



